

原上草

钱世明 著

样初



原上草

襟初


钱世明

青海人民出版社



原 上 草

钱 世 明 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宁市西关大街96号)

青海省新华书店发行 青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6 插页:2 字数:106,000

1983年7月第1版 1983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600

统一书号: 10097·399

定价: 0.45元

序

马 联 玉

我认识钱世明同志，是一九七一年那个动乱而且燥热的夏天。他二十多岁，正在北京市崇文区的一所小学里当老师。那天，他拿着一本油印的刊物找我，说：“我不懂创作，也不想当作家，可是现在孩子们上课不学习，下课瞎胡闹，我是个人民教师啊，于是……”

我激动地接过他手捧的油印刊物，刊名叫《幼芽》，是他自己编、自己印，其中的稿件是他和他的学生们写的。在交谈中得知，他有较好的文学修养，喜欢写点东西。他十分珍惜自己手中的笔，很想用它为社会、为孩子们做些有益的事情。

世明同志十四岁上师范时，开始写古体诗，也时而填词。十八岁受知于南社老诗人田名瑜，及当时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先生。继而，又得到叶圣陶、章士钊、朱蕴山、赵朴初、顾颉刚、俞平伯、夏承焘、何其芳、臧克家、张伯驹等老前辈的教诲和鼓励，为他的诗词稿题签、题词、作序和作评。他是稷园诗社中最年青的一员。之后，又相继得到韩作黎、刘厚明、王路遥等同志的支持和帮助。世

明学习和写作很刻苦，有一股子韧劲儿，几经磨难，一直没有停过笔，写得最多、影响最大的，是以历史人物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我想，这大概有几个原因：一是他出身于世传的书香门第，从祖父一代败落下来，但家里还残存着一些线装书，使他从小受到较多的文学熏陶，有良好的古典文学功底；二是他性格有些内向，好静不好动，特别是在纷乱而嘈杂的十年浩劫中，能够使他平静下来的唯一办法，就是躲进斗室钻故纸堆，研读史书，这大大丰富了他的历史知识；三是他的经历比较简单，从学校到学校，而后当过编辑和编剧，生活阅历不多，生活经验不够丰富，使他摄取历史生活的能力超越了摄取现实生活的能力。

青海人民出版社看中了世明同志的以历史人物生活为题材的小说，热情地为他编选了这本集子，我以为是颇有眼力的。世明的这类作品，确有他自己的特色。

历史小说，似乎有两种。一种是历史演义的小说，史有其人，人有所事，过分讲究史实的考据，与其说是历史题材的小说，不如说更象具体描写的历史。大多数作品不是这样，情况比较复杂，或者史上有其人，人也有其事，其人其事只是作为素材，创作不受史实的严格限制；或者是史上有其人，史实无其事，甚至史上无其人，也无其事，作品描写的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可能出现之人，可能发生之事。在文学的诸多品种中，历史小说是介于历史与文学两大门类之间的边缘品种，历来有争论。从这本集子

看，世明的观点是明确的，他执着地走着自己的路，他的作品是在他的美学思想指导下实践的成果。他认为，历史是历史，文学是文学。历史小说，是小说，应当归属于文学，不是主要受历史研究规律的制约。读历史小说，有助于熟悉历史，但不能代替学习历史。人们读历史小说，只能从中窥探过去的人们一般生活的足迹、社会的风习和生活的底蕴，从作家所塑造的历史人物形象身上，受到感情上的撞击，得到哲理性的启迪，汲取一切有利于我们建设新生活的思想、情操、生活经验，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历史是历史，张三李四，丁年卯月，人物、时间、地点、事件，引有典，数有据，严禁编造和穿凿，稍有虚假或修饰，就失去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失真，也就不成其为历史了，只能称为“假历史”。但文学是文学，以历史人物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只要是在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指导下构思的，只要符合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这一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重要原则，只要基本上不歪曲历史人物的生活经历和主要性格特征，就可以而且必须给作家以更大的自由。世明的历史小说，基本上是沿着这个路子创作的。不能说，这是唯一正确的路。但无论如何应当说，这是一条可以探索、可以实践的路。在文学的百花园里，历史小说独具芳菲。在历史小说的小花圃中，不是也应当提倡各具色香、姹紫嫣红么？

我喜欢《鲁公草》。苍茫的气氛，沉郁的笔调，老太太颜真卿犹如一株遒劲挺拔的苍松，为了维护国家的统

一，在奸佞和叛贼面前，凛凛然不可侵犯。读《鲁公草》，眼前时常闪现出他那大气磅礴、刚健雄浑的书法艺术。不知为什么，让我想起了大义凛然的朱老总，刚直不阿的陈毅元帅，这只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吧。我也爱读《南冠草》。少年英雄夏完淳，在国破家亡之后，视气节为生命，以救国为己任，有志有情，情绵志坚。夏完淳与夫人钱氏在狱中相会一节，写得悲壮动人。其它如《原上草》、《忘忧草》、《还俗》等，都是写得相当精彩的文章。

当然，我最喜欢的还是《巴山夜雨时》。作者着意歌颂了晚唐诗人李商隐与洛中女子柳枝的纯真友谊和爱情，把复杂的当政官僚集团营私结党、勾心斗角的政治斗争隐入幕后，重在描写人物，刻划人物细致的心理活动，以情感人。青年时代的李商隐，同洛阳姑娘柳枝、女道士宋华阳，有两段很不如意的爱情生活，前者发生在太和八年（公元八三四年），后者当在开成元年（公元八三六年）。这是有诗可考的，如他的《柳枝五首》和《赠华阳宋真人兼寄清都刘先生》、《月夜重寄宋华阳姊妹》，都写得情意真挚，无限凄楚，曲折地表现了诗人对意中女子的思慕之情和对封建宗法与封建礼教的不满和反抗。《巴山夜雨时》有意地把柳枝与女道士合为一人，写十五年后的李商隐因受朝中牛、李党争的牵连，只身入川，夜宿巴中客舍，雨中邂逅长途跋涉、千里追来的女道士柳枝。故事是虚构的。由于人物性格鲜明生动，细节描写入情入

理，使人反而不觉虚假，不知不觉进入了作者为我们创造的“巴山夜雨”这一充满诗情画意的艺术境界，耳闻目睹了一对有情人意外相会而又猝然离别的人间悲剧。有些细节描写是很传神的，如女道士闭门吟唱《夜雨寄北》诗，李商隐寻声而至，在院中道出姓名之后，作者描写道：

……女道士急趋步向门，慌忙中脚下一绊，身子扑在门板上，“咚”地响了一声。她两手微颤地摸在门闩上，只要手一动就开了门，但她全身的力都已化入情绪的激动中，门闩似有千钧，她拔不开了……

这里，柳枝女道士的“趋步”，向门板上的一“扑”，“摸”在门闩上的“微颤”的双手，是几个连续性的特写镜头，准确而生动地表现了洛中女儿此时此刻的惊与喜。虽然一心想早些打开门，却连抽开门闩的力气也没有了，沉浸在惊喜过度的幸福之中。这种幸福感，给作品的感情线造成高潮，节奏有了跌宕，为柳枝后来的不辞而别做了铺垫，增强了小说的悲剧因素，不仅符合当时的时代气氛与社会风俗，显得真实可信，而且使这个一往情深的乡镇女子跃然纸上，有助于深化主题。这篇小说写得有意境，语言流畅而有气韵，几个人物也都各有特色。落拓不羁的脚夫，善于调侃周旋的老板娘，怀才不遇的诗人李商隐，多情而纯真的女道士柳枝，在荒漠奇峭的剑南茅舍雨夜相逢，用景托情，以情入景，情景交融，宛然是一幅沉约婉丽、婀娜多姿的水墨写意画。读这样的作品，是一种美的

享受。

历史小说是文学的一个品种。文学应当充分发挥自己的美感作用去感染读者，教育群众。这本集子中的作品，有的做到了，有的还没有更好地做到。这是世明同志的第一本历史小说集，我们期待着并寄希望于他的第二本、第三本作品。

十岁裁诗走马成，
冷灰残烛动离情。
桐花万里丹山路，
雏凤清于老凤声。

这是李商隐写的评论韩偓诗作的一首诗，我特别欣赏其中的第四句。原诗中的老凤，暗指韩偓的父亲韩瞻，李商隐赞赏韩偓的诗作超越了他的父亲。其实，一代超越一代，一浪更比一浪高，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文学发展史上的必然。李诗中的桐树，是指凤凰所栖之树；丹山，是传说中桐树连株、盛产凤凰的圣地。如今，社会主义艺苑万象更新。我们的文学艺术事业，有党的领导和关怀，有老一辈的亲切指导和帮助，我们相信世明的历史小说将会一篇比一篇写得更好，步步向上攀登，取得更大成绩。

一九八二年除夕于北京

目 次

序	马联玉
原上草	1
还俗	18
巴山夜雨时	42
箜篌歌	59
劲节草	76
鲁公草	90
离宫草	109
忘忧草	123
南冠草	137
奇零草	151

原 上 草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原籍太原。他是中唐杰出诗人，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巨星。他的诗风平易，多写人民疾苦。官至太子少傅。晚年居洛阳，修香山寺，自号香山居士。著有《白香山集》。

顾况（约725—约816），字逋翁，海盐（属苏州）人。因作诗嘲讽权贵，被贬饶州司户参军。晚年自号华阳真逸，著有《华阳集》。

三月，长安的乐游原聚集了无数踏青的人。十六岁的白居易初到长安，这天也带了书僮白安到这里来游玩。

白居易瘦削身材，头戴浅蓝方巾，身穿缎子袷袍，倒背着手儿，缓缓走着。白安十四岁，上穿短衣，腰系藕色绸带，头挽双髻，手里拎着一枝嫩柳条，蹦蹦跳跳地抽打蝴蝶儿。

他们来到一座临河的亭子旁。白居易忽然盯着亭阶下一丛绿得娇妍可爱的小草发起了呆，那小草虽然被石块压

着，却仍旧顽强地挺出茎叶，在微风中摇动。他忙下了亭阶，蹲下去把那石块用手掘起，那小草似乎感到舒服了，把先前被石块挤压着的长叶儿伸展开来。白居易欣慰地笑了。

这时，身后传来一阵说笑声，只见一伙人簇拥着一位青年公子走上小亭。那公子年纪二十岁左右，长得细皮嫩肉，十分清秀。

“公子，在这儿也题一首诗吧。呶，这亭柱上正好写字。”一个圆胖脸、四十多岁的人，笑咪咪地对那公子说。

“好！这亭子虽然简朴，倒别有风味。公子当然要写诗一首了。”另一个也连忙上来凑趣。

那公子神情傲然地一笑，便眺望着小河那边，凝神思索起来。

白居易一听公子要作诗，正合癖好，就坐在亭旁石台上等着。片刻，只听公子说了声“拿笔来！”家人忙从箱中拿出笔砚，公子接过笔走到柱前，挥臂疾书。那圆胖脸手拈胡须，摇头晃脑地念诵道：“‘乐游原上草青青，几树繁花照野亭。何必弦歌对红袖，闲看蝴蝶舞娉婷。’好诗！大有自然闲适之情，公子真有七步之才！”另外两个中年人也一齐拍掌喝彩：“好极！”

“哼，拍马屁的样儿！”白安不知什么时候回到白居易身后，然后大声说，“公子，你也题一首！”

“白安！”白居易瞪了白安一眼。

亭里的公子听了白安的话，把目光转到白居易脸上。圆胖脸跨前一步，向亭外的白安鄙夷地冷笑道：“外乡人吧？放肆！”

白居易忙向亭上一拱手，笑着说：“老先生莫见怪，我这僮儿说话没有分寸。”

“这有何妨，”公子眉梢一扬，“你的僮儿既要你来题诗，便请上亭，如何？”

白居易连说：“不敢，不敢。”

那公子冷笑一声，斜睨着白居易：“那就好好约束你的僮儿，这是天子脚下，不是多见树木少见人的穷乡僻壤！”说罢一拂袖子，说声“走！”一伙人狂傲地下了亭子，在白居易主仆眼前昂首挺胸地去了。

“呸，狂小子！”白安望着那伙人的背影，啐口唾沫。

白居易跳上台阶，看那柱上的诗。白安问：“公子，这诗好吗？”

“诗，很平常。字，倒写得娟秀。”白居易说着，注视着落款：“五陵才子”。他不禁微微一笑，转回身嘱咐白安：“白安，我们到长安来游历，为的是访名师会高友，要处处谨慎、虚心。以后，不要再乱说了。”

“我并没乱说呀，只是看不惯那胖子的献媚样儿。”

“世上当门客的，有几个不是逢迎谄媚的？”

“那公子也是个轻狂的家伙！”

白居易看着亭柱上“五陵才子”四个字，不由哑然一

笑。

白居易和白安回到长安西门外关厢的“承恩客店”时，已是掌灯时候了。刚进店门，见店主人正往外送两个庄户打扮的人。只听一个庄户老汉拉着店主的手说：“赵老大，你有福啊，皇上亲传圣旨免了你的税。我们没福气的，还得在田里苦熬！”店主人感慨地说：“我有什么福？碰巧罢了。”白居易诧异地看了店主一眼，回到客房。守在客房的老家人白福已经躺在炕上睡了。店伙计送进灯烛来问：“客爷，吃些什么晚饭？”

“吃过了。打壶茶来就是了。”

“是。”伙计出去一会儿，端着茶壶进来。白居易便问：“你们店主受过皇上的恩泽？”

“这事长安人人皆知啊，客爷是外乡人，大概没听说。去年，我们店主还是种田为业，因为官府税收名目繁多，竟弄得连口粮都不够，年都过不成。正在他一家子发愁之时，好运降到了头上——当今皇上出城畋猎，路过他家。皇上一高兴，驾临他家，见他一家的寒酸样儿，就问他：‘今年大稔，你家怎么还这般光景？’我们店主也是该着走好运了，胆子不知哪来的，就叩头说：‘万岁！自从前些年下诏说每年只收夏、秋两税，百姓们很高兴。谁想，官家言而无信，官吏们照旧收许多花样的赋税。故而，虽是丰年，日子仍是难过呀！’皇上龙心恻隐，立即召来地方官，亲口传谕免了我们店主的赋税。皇上走了，

官吏们都慌了，不但退回了我们店主本年缴的税，还白送他些银子。我们店主一想，今年走了运，明年、后年又怎么办？索性把地都卖了，加上白得的那些钱，弃农开店了。故而这店就叫‘承恩客店’。”

“噢。”白居易点点头，又问：“皇上只免他一家的税，还是京畿一带的税都免了？”

“咳！”伙计笑了，“哪有那样好事？客爷没见刚才还有他的老乡来看他，又羡慕他走运，又叹自己命苦哩！”

白居易不作声，沉思起来。

“客爷，你到长安有什么贵干？”

“访一访文章前辈。”

“噢！咱这西门里北街的顾况老爷可是鼎鼎大名的诗人，你访过了？”

“没有。不过我素仰顾老先生诗名，正想访他呢。”

“巧了，我姑妈在顾府上干活，听她说明天就是顾老爷的寿日，你何不前去祝寿，也好趁机求见。”

伙计走了，白居易叫白安磨了墨，就在灯烛下写起诗来。他先把自乐游原归来的途中打好腹稿的《赋得古原草送别》写出来，又停笔凝思起伙计适才告诉他关于店主的事来。

皇帝蠲免了一家的赋税，算是恩泽被于百姓吗？官吏们妄施税法，横增赋敛，残虐下民，这个大弊病不除，仅免一家之税，弃四海百姓于不顾，怎么使天下致治呢？我既然决心写诗，就该学习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

淳”，应写出民间疾苦，以期皇帝得悉下情，改革时弊啊！想到此，他在稿本上写下了《京畿叟》的诗题，然后满怀激情，挥笔写了起来：“京畿叟，京畿居，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帝心恻隐知人弊，年中但收夏秋税。谁知里胥频到门，催租讨赋榜乡村。诛求非税苦不支，虚受吾君蠲免恩！”

夜已深了，烛已将尽，少年诗人的心潮仍在翻腾着。

第二天，白居易仍留白福在客舍，带了白安，怀揣诗稿，依店伙计指示的路，进了西城门来访顾况。一进北街口，就见人流不断：有官员，有绅士，有文士，或骑马，或乘轿，或步行，向着路东的一座门楼走去。白安跑到那门前看了看，回来告诉白居易：“那就是顾宅，门口挂着字号灯笼呢。”

“好，我们进去”。白居易刚向顾宅走了几步，身后一阵銮铃响，一匹肥壮的白马立在了他身边，马上坐着的正是昨日在乐游原遇见的公子。

“噢，又在这儿遇上了。”那人看着白居易笑道，“你也去顾府拜寿？”

白居易点头说：“是的。”

“你真会作诗？”

“不敢说会，习学而已。”

“顾老先生乃当今大诗家，喜的是诗人骚客，粗俗不

文的人，他是拒而不见的！”那公子说完，催马走去。

白居易没动声色，白安却气得瞪起眼来：“瞧他那神气样儿！”跟在马后的那个圆胖脸听见这话，止住步，向白居易说：“少年人，你从河南来吧？”

“是。”

“听口音就知道了。尊姓大名？”

“晚生白居易。”

“没听说过。你知道马上的公子是谁？他乃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窦参窦相爷的公子窦之问。”

“窦之问。”白居易记下了这个名字。他向圆胖脸一拱手：“老先生贵姓？”

“我姓徐，名叫翰翔，是相府的幕宾。”徐翰翔得意地晃晃脑袋，而后以一种神秘的口气告诫白居易：“少年人，我劝你不必到顾府去了。”

“哦？”白居易奇怪地望着对方。

徐翰翔十分郑重地说：“顾老先生每逢寿日，都要请祝寿来的青年人即席赋诗，他亲自品评优劣。去年，窦公子在寿筵上出口成章，满座皆惊。顾老先生当时就赞许他为‘少年才子’！我看，你还是先掂量掂量自己的诗才。倘若当众出丑，岂不大失体面？我看你是外乡人，没见过大场面，故而好意相劝。”

白安听得火冒三丈，立即说：“你怎么知道我们公子会出丑？别太小看人了！”

“哼哼，”徐翰翔白了白安一眼，对白居易说，“那